

唯有透明的公共治理才能凝聚共识

□本报观察员 赵勇

本周,有几件与信息公有关的事情值得一说,先来看昆明的“20年上百亿治理滇池污染疑似打水漂”一事。

前阵子,昆明市市长建议说要收取“滇池保护费”——入住滇池流域各酒店的旅客,按每人每天10元收取。这事当时闹出了好大动静,很多人批评说,这是打着保护滇池的旗号搞不合理收费。

滇池的环境保护问题因为这场风波再次引起广泛关注,本周,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长篇调查报道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——滇池治理近20年投入上百亿资金,水质却依旧。

按照“十二五”滇池治理规划来看,未来五年滇池将投入超过420亿元治污,相比之下,此前近20年已经投入的上百亿元,已经是相形见绌。治污当然是好事,也的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,但“滇池花上百亿治理近20年却浑油依旧”,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——这么多钱是怎么花的?为什么治理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明显效果?这些问题不回答清楚,恐怕接下来的420亿治

污投资,其效果也不容乐观。

滇池治理一直是我国环境修复的一个样本,可惜的是,它却实在令人失望。滇池治污有过无数次的试验,这些试验,投资动辄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元,以至于滇池都成了专家口中治污试验的小白鼠,但这些花费巨资的试验,从结果来看,似乎没有一次是成功的。于是,滇池治污就在不断的试验中成了财政资金的一个无底洞,而滇池的水,却浑油依旧。砸了这么多钱作用为什么不明显?现有的治污手段和投入是否合理?这是对滇池治污最自然的疑问。可惜的是,关于滇池治污,不管是决策过程还是巨额治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,目前都是一个谜。不透明的滇池治污,公众监督无从谈起,封闭的决策和巨额资金使用,不仅让治污的科学性存疑,更容易滋生治污腐败——既然一切都是谜,谁又能保证,在动辄上百亿的治污资金使用中,没有吃治污饭的灰色乃至黑色利益链呢?谁又能保证,治理滇池所需的巨大投入,不会被当做治污GDP的稳定来源呢?正所谓治一年是治,治十年二十年也是治。一些地方动辄投入几亿几十亿治污,却多年来不见明显效果,很难

说,这不是因为一些利益群体需要这门持续赚钱的污染生意。

先污染后治理,这曾经是一些地方流行的发展观,现在,一些地方投入巨资却无法有效治污的现实,仿佛已经在告诉我们,先前的污染创造了GDP,接下来的治污,又在源源不断地贡献“治污GDP”。甚至,在不透明的治污决策下,在巨额治污资金的诱惑下,灰色甚至黑色的利益链逐渐形成,治污,倒更像是他们盘算着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门生意。

与滇池治污同样陷入巨大非议的,是开封的所谓“巨资再造汴京”计划,仅仅是前期的拆迁工程,就要迁徙十几万市民,耗资上千亿。很多人对开封的这个计划表示怀疑:这个小城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亿,“再造汴京”得透支这座城市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啊?通过政府负债的模式再造古城汴京,合理吗?能收回成本吗?是不是为了增加GDP?对其他民生投入又有多大的挤压效应?这些问题,是“再造汴京”计划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。事实上,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项目之所以会被提出来,除了发展和政绩焦虑之外,事关民生的决策不够

明是最大的原因——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在有所决议时就拿出来征求当地百姓意见,恐怕就不会陷入后面的巨大非议中了。

说到信息透明、决策公开、征求民意,本周,深圳关于“立法处罚不文明”的实践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——草案还在讨论稿阶段,有关部门就拿出来征求民意,并且通过立法论证会等多种渠道吸纳民意,而所有的立法过程细节,都通过媒体全部公开。公开立法、透明决策的效果是,草案讨论稿根据市民意见作出了大幅修改,而市民对于此次立法的各种不同意见,都有了顺畅的表达渠道。

无论是立法还是公共决策,有争议不可怕,可怕的是关门立法、封闭决策,是人们有意见却没办法提。滇池治污之所以被怀疑是“治污GDP”和“治污生意”,开封的“再造汴京”之所以广受非议,无一不是关门决策的后果。而深圳的透明立法,却通过民意全程参与最大程度凝聚了社会共识,不仅令立法本身更科学,也让民众在参与中提高了自身的民主素养,可谓一举两得。深圳与昆明、开封,正反之间,值得深思。

刊视界

Magazine

8月15日《新民周刊》



奥运冠军属于那个万事俱备又不欠东风的幸运儿,在这个幸运儿的背后躺着一排排的“不幸者”。

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诱人的地方,诱人的故事并不仅仅属于奥运冠军。因为奥运会是一个汇集着成与败、欢笑与泪水的赛场,一个冠军的诞生总会伴随着许多失落的悲情人物。

那些与金牌失之交臂的运动员,依然是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的英雄豪杰,抱憾失败之痛背后的执著努力与艰难跋涉,仍然值得我们给予最热烈的掌声……

8月14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



它可以是一块普通的香皂,也可以是北京闹市区的一套住房;它可以是“留住人才的法宝”,也可以是“赤裸裸的腐败”;它常常不合理地存在着,你却不能简单地否定它——公务员、国家企事业单位的“隐性福利”,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,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。如:位于北京闹市区、仅为市场价1/8的央企福利房,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。而最近的例子,则是审计署披露的:2011年,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。

8月15日《新周刊》



每天,名人和嘉宾在电视上秀口才,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拼文字游戏;政府宣传部门努力让精心拟就的标语和政策被记住被传播,广告商绞尽脑汁地把商品和句子挂起钩来;出版业一直在寻找文字有畅销体质的作家和写手。

在语言和文字游戏的背后,是思维方式的差异,更是趣味多元、共识分裂的世界;而文字游戏仅是差异化世界比较容易的一个出口。在有禁忌与风格化的语言丛林里,人们自行摸索出无数小径,踏成通途,扬长而去。文字游戏是人人皆可参与的全民活动,它就像当下社会的挂钩和钉子,用来悬挂商品、情绪和观点。

一周贴吧



【标签】一年后可以?甘肃规定领导干部免职一年内不得“官复原级”。

【跟帖】ID:110.125.255

小卒舍身保帅,当然一年后可以复职,否则谁肯牺牲自己保护上级。

ID:一天一地一广仔

“病官复出”只需一年,“禁止公款吃鱼翅”却要三年。

ID:南海卫士

前有退二线吃空饷、带薪坐牢,现有免职一年内不能官复原级,或又成变相带薪休假。

ID:拾遗补缺

那就说明甘肃有一大批官员免职已到一年(或某个关键官员),要官复原职了。是因入立规。就如厅长要上高级职称,就发英文外语可以免考,不等于一直免考。

ID:塞外草

一年内当然不行,还没有度完假嘛!



【标签】谁在乱收费?瓜贩子赚1700元被市场收走1620元,湖南省长作批示。

【跟帖】ID:我爱网民

民生市场是为老百姓服务的,理应成为由政府主导的微利或保本服务场所。

ID:滑力加

类似问题全国有普遍性。现在是在蔬菜、水果生产旺季,但各地价格一直居高不下,其原因就在于流通环节成本太高。其中由政府建立的批发市场收取的入场费和管理费太高是重要原因。

ID:baishuo

究竟谁在乱收费?还要看谁是市场的真正主人,要看有无合理收费的标准,又是谁准许可以乱收费。仅仅靠区域最高行政长官的高度关注并批示,恐怕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。



一周语文

Weekly Language

(8.12-8.18) 黄集伟专栏

不给我买,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

1 不妥协地度过了混乱但有声有色的一生

语出作家小宝本周《上海书评》专栏新文,原题“当年红尘”。总结作家古龙的一生,小宝写:“性格即命运,古龙是个很好的例子……他是纯粹的性情中人,不妥协地度过了混乱,但有声有色的一生。这样的人物,现在也没有了。”

2 鄙视链

网络热词,今年早些时候南方都市报曾有专题研判“鄙视链”,本周一,北京青年报撰文分析美剧渐趋流行时,再次提及“鄙视链”。所谓“鄙视链”是指尤其是在文化消费层面的某种优越感,如看美剧者BS看韩剧者BS看台剧者BS看内地剧者BS看泰剧者……这种“鄙视”循环地被媒体比照热词“食物链”思路,归结为所谓“鄙视链”。在一个素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国度,“鄙视链”的出现很自然。不过,也有评论说,“鄙视”一词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不平等姿态。我好,你坏!我优,你劣!我高级,你低俗!我核心,你边缘!……我与你始终都处

于天平的两端,我的与你不同才能显示个性”……照此而言,所谓“鄙视”终究不过一己yy,或聊胜于无,可终究不过似有还无。

3 先转后看主义

语出作家张晓舟网易微博:“先转后看”这四个字,不只是微博病,也是社会文化心理疾病。先转后看主义也是微博意见领袖必杀技”……张先生微博里提到的“先转后看”为微博热词,指先转发后阅读,但更多时候,转后不读、转后忘读也无从核查或无权核查。至于所谓“先转后看主义”所指,多半与姿态策略相关,有点复杂。

4 不给我买,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

来自北晚记者张航报道,原题“高校开学在即苹果三件套家长‘伤不起’”。记者在中关村某电子产品店看到如此一幕:一家苹果产品销售店门前,一名女孩儿怀抱一台ipad,一脸愠色。而不远处,一名中年女子蹲在墙脚,手捏纸巾,低头不时抽泣。销售人员告诉记者,这名女孩儿即将去外地上大学,今天特意过来买数码产品,‘她上来就

»话画

南昌火车站广场上的绿化带“石凳”本可以给赶车的旅客坐下来休息,如今这些“石凳”全部被铁栏杆围了起来。管理方称,旅客在“石凳”上卧躺影响城市形象……

又是所谓的影响城市形象,前段时间广州天桥底下的那些水泥牙齿,也是为了让流浪者露宿,也是为了不让这些露宿的流浪者有损市容。这就是一些管理者的权力洁癖——不管民生疾苦,只注意到眼前的所谓整齐、整洁。说到底,这就是与民生隔膜的恶果。 CFP图

(8.12-8.18) 黄集伟专栏